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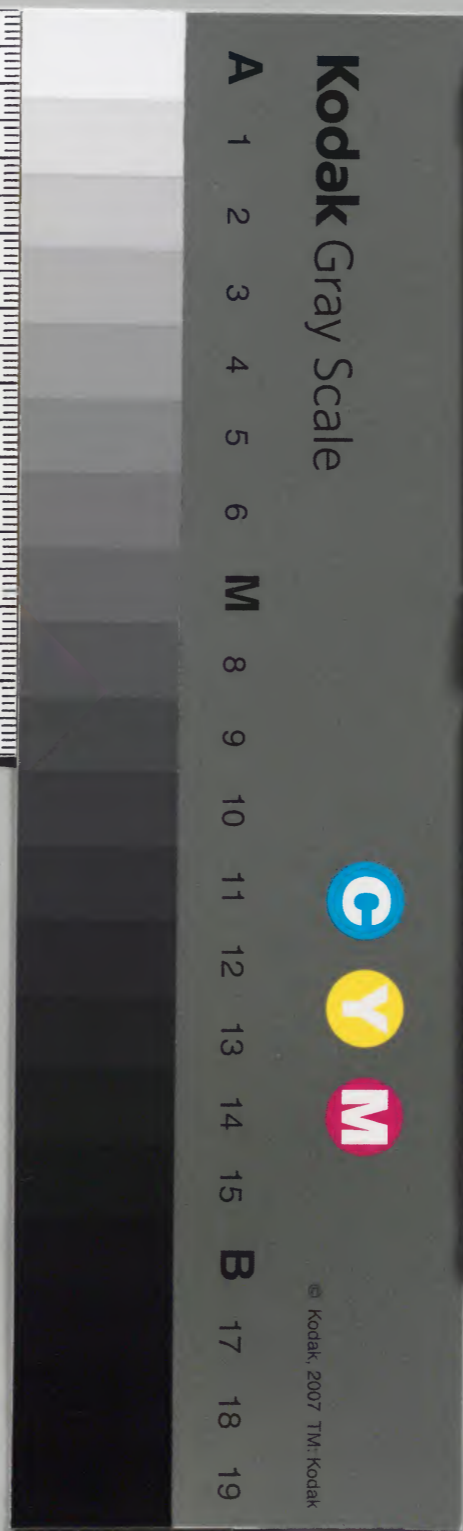
是亦樓漫筆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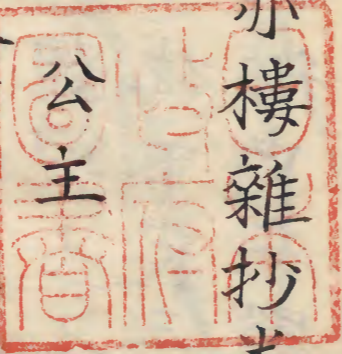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 和書門 | |
| | | | | 二六七三〇號 | |
| | | | | 七函 | |
| | | | | 二架 | |
| | | | | 八冊 | |
| | | | | 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三 | 二 | 和 |
| 三 | 六 | 書 |
| 函 | 七 | |
| 三 | 三 | |
| 三 | 八 | |
| 架 | 冊 | 號 |
| (七本)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和 26730 |
| 冊數 | 8 (7) |
| 函號 | 213 156 |



是亦樓雜抄卷七



淺草文庫

椽園淺井輟著

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至尊不
自主婚便同姓主之謂之公主蓋周制也

憑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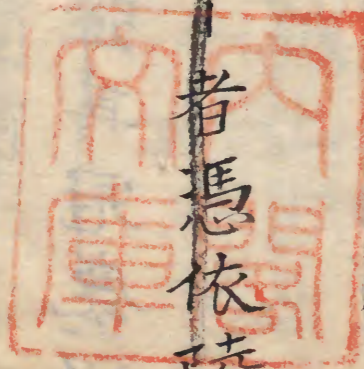
左傳憑陵我宗杜呂向曰

者憑依陵

乘

鳳毛

宋書曰謝靈運子鳳字超宗善文詞帝嘗



曰趙宗殊有鳳毛

彈冠

漢書主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彈其冠塵以待主陽之薦也

八使

後漢書順帝遣杜喬周舉馮羨周栩爨已張高郵遵劉班八人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號曰一一

柱下史三楚駿

周制御史在殿柱之間故謂之柱下史老

子為周柱下史王康居詩老駟柱下史史記世家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鄂考列王都壽春故謂之三楚

睥睨

李上鱗詩江流欲動帆檣外山色縹分一川西注一城上井墻言於城上上出巖人也

蛤窗

唐堂詩連陰積雪厚封閑蛤窗前

金屈サカツキ

王元美詩醉雨春風金屈庵注酒五十一名

王元美譙

王元美登密雲城樓詩麗譙高擁白雲愁
注顏師古曰樓一名譙謂華麗之樓為麗

譙

鳴鑼

カブラヤ

前漢書匈奴傳昌頓作

應劭曰橈箭

也

白中歌

吳人之歌也吳地出帶故名始則

田野之作後大樂自用至以其音入清商

故清商曲有子夜吳歌者即一也

六更

楊萬里詩天上歸來有六更註內樓五更
後梆鼓徧作名蝦蟆更禁門初開百官隨
入所謂六更也

張仲景蜀人

三國演義五十九回楊修又問曰蜀中人
物如何張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伏波

之才醫有仲景能小有君平之隱

畫熊車

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

芙蓉峯

李太白詩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是即
山峻秀之狀也今本朝由富嶽為芙蓉亦
是峻秀之狀者耶

藍輦

陶潛嘗乘一輦即今肩輿也

薛譚學歌於秦青

列子曰薛譚學歌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
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
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
終身不敢言歸

粉署含香

王元美詩春風粉署並含香註唐制郎中
員外郎戶部以粉書也謂之粉署漢制尚
書郎口含雞舌香奏事

骨董

書影曰一一雖短伎藝能長右劉朝霞猷

元宗幸溫泉賦今賣古器者名曰一一或
以為原於坡公骨董羨耳不知坡公此二
字所出劉賦董作懂味其文義似骨格之
說又於骨董無涉也
方密之曰古器之骨董當作匱董見說文
有解甚詳

輟按匱字通呼骨切音忽古器說文因
古器立匱字實無意義古器非一匱未
足以盡之迂謬與笏作胷同贅文可廢
調元吟

芬芝軒讀書樂志曰戊寅六月客東安酷
暑蒸人乃取葦蘇州對門寒流雪滿山之
句默作遊戲想遂成疊句三首意蓋不欲
知有暑也暑亦若畏予而遠避者因名曰
調元吟

門對寒流雪滿山洞天深處白雲閣敲
冰夜煮梅花片靜讀南華百慮刪
一椽茅屋作書關門對寒流雪滿山得
句欲求清映骨凍毫染就細加刪
曲曲灣灣木作關陰森竹樹不須刪

貪浙瀝清人耳門對寒流雪滿山

種痘小引

江楚間多種神痘者相傳昔有道士憫痘
症殺人禮峩由四十九日夢授某童子仙
苗翌日痘出以其痂為屑吹羣兒鼻中七
日壯熱十四日瘳復取痂厚潤者為苗遞
相傳種百無一失江右人便之以為常康
熙丙午豐城王翁以其術遊吾遂入始聞
而疑之繼而信之久乃大服或問於余因
曰神痘有之乎子曰有之此傳染之恒理

而非有異術也蓋痘秉胎毒蘊於五臟感
天行之氣而發然或傷於食飲或觸風寒
臟病而順逆分庸醫不審表裏虛實之宜
所以難也神痘施於無病之先調於將病
之日寧有失乎今患痘幸痊相與襲其衣
分啜其粥皆得傳染無恙亦猶是也然則
何以神名也曰人情無不愛其子然以人
治或未敢信以神治則爭敬奉之所謂神
道設教蓋以愚人耳目不專籍結壇呪符
水也其不籍方藥何也曰藥以治病無病

焉用藥然治熱飲菜豆湯寒用椒塩和飲
辟生雞熨臍以引毒則亦醫之意也倘更
發柰何曰神痘非出於臟則已今自五臟
達於筋骨肌膚皮毛如期而變而愈且有
有癍痕者矣吾家子弟皆以是得吉後痘
症盛行悉無所不患何虞更出乎或曰善
於是邑人皆便神痘余既哀痘症殺人最
慘而又嘆時醫昧乎施治之道使皆傳是
術而濟之豈復憂天札哉故樂廣其說以
告世之保赤子者蓋理有可信則亦信之

於理而已 留青新書

勢力世界

今 一 一 一 曲直難以理定

山兜 ヤマカゴ

覓 一 一 一 昇媪及二已步從若為僕輒訶
覓 夫 不 得 顛 搖

羊根狼貪

一 一 一 一 竟玷人臣之之節

燈戲 カゲエ

霍美仲言一舊家壁懸仙女騎鹿圖疑題

趙仲穆每室中無人則緣壁而行如鼠
之狀槐西雜志

查ガゲ

王荆公詩戰罷兩查收黑白一枰何處有
虧成

嗡嗡蜂鳴聲

一一有聲一細腰蜂鼓翼出焉槐西雜志

了鳥門ノ扉ノ鳴ル音

孫叶飛先生夜宿山聞之丁東聲注一一
門上鉄繫也又李義山詩此二字

松鴛鳥一名鴛八歌

此鳥在中國名之曰三和尚心靈巧善學
人語鳥獸聲雌雄同行意與鴛鴦相合其
巢作於高山峻嶺間非老栢古松不巢故
又名之松鴛亦鳥中之靈物也壽又最長
大者網人取之其志氣高不食而斃有毛
未長齊在巢者土人取之以為奇貨俟長
叫聲喳々教人喳々意能免火災人多寶
之

丁卯夏日寓崎陽山館



月塘孫景雲書

按今禽店呼為山哥計須者是也平狀
似哥計須而無頭上綠毛善為百鳥音
又為猫聲諸獸聲

貴妃粉

地圖宗圖陝西條云一一馬嵬坡土白
如粉女人面有黑點者和水洗之即除

石輪

周書云一一形似蛙而大生山岩間可治
疴

石絨 イニワタ

升菴外集一名石麻以之織火浣布

楓虫絲 テグス

吳興陳霆兩山墨談云廣西南寧府有橫

州其地楓始生葉有虫食之虫形似蚕而

赤黑四月間熟如蚕之將絲州人擘取其

糸光明如琴絃海濱蠻人鬻之作釣紙甚

適於用

賦稅

十八史畧第七元以耶律楚材言始定

下賦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
田二升水田一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一五
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賜塩
每銀一兩四十斤永為定額云

東坡贊

山谷作東坡贊曰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
鑿坡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其惡之也投
之於鯤鯨之坡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
云

麗使詩

詩人玉屑云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
還沒山雲斷復連賈嶋詐為梢人聯下句
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麗使嘉嘆久
之自此復不言詩味與晉人下四

虹霓

漢書卷四十一 陰陽交接之氣雄曰虹雌

日霓

月旦評

後漢書許劭與弟靖好論鄉黨人物
每月轉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

醇醪

漢制以正月造酒八月成名曰

躡躑

王元詩秀一身一避墻東注一失勢貌

三鑑

唐書魏徵薨太宗臨朝歎曰以銅為鑑可

正衣冠以古為可知興替以人為鑑為可明得

失朕保此三鑑肉防已過今魏慚逝一鑑

亡矣山雲斯盡賈訛世前人下日

詰湧幢小品抄異對盛前自信之水鳥容

照天燭三日林聞知聞之如山

范丞相致虛家居東田朝山有石尖甚聳

夜每發光名曰一一一

海井

華亭市中小常賣鋪有一物如桶而無底

非木非竹非鉄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

何用凡數年無過而問之者一日有海船

老商見之駭愕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

直其人亦黠意老商必有所用漫索其直

三百緡商喜償三之二遂取針之因叩曰

某實不識為何物今已成買勢無悔理幸
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一一尋索
航海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
水置此井於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名
於番賈而未嘗遇也今幸得之
范石湖集載海中大魚腦有竅吸海水
噴從竅出則皆淡疑一一即此魚腦骨
也

杜鵑花以二三月杜鵑鳴時開一名映山

紅一名紅躑躅有二種其一先敷葉後著
花者色丹如血其一先著花後敷葉者色
差淡人多植庭檻間結縛為盤孟翔鳳之
形越州法華山奉聖寺佛殿前者持異樹
高與殿簷等而色尤紅花正發時照耀楹
桷牆壁皆赤
秦志云近時又謂先敷葉後著花者為石
巖以別之然鄉里前輩謂之紅躑躅不知
石巖

佛果樹

蜀西雪山有一高數丈葉如芙蓉花
白兩出若蓮瓣大如掌參差相掩陽則展
敷陰則昭合果在其中至冬啟紅類紅消
梨

羅望果

廣西大平府有一自外皮剝至見膚
凡九層食之甚甘廣東人呼九皮果

鐵樹

橫州一高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類
石楠而質細厚每遇丁卯年乃花々四瓣

紫白色如瑞香一閱累月不凋

經却草

茶陵州雲南山有草高三丈一本千枝
一枝萬葉百年而開一葉已開不謝陰卷

晴舒狀似芭蕉名曰一山

睡草

桂林有一見者令人睡握之久睡一名

醉草亦懶婦箴

松蘭桂梓牡丹葵

松為百木之長蘭為百草之長桂為百藥

之長梓為百木之王牡丹為百花之王葵
為百蔬之王

冬瓜

冠宗爽本草衍義曰白冬瓜一二斗許大
冬月收為菜又蜜煎代果可以禦冬故曰
冬瓜今皆誤書曰東蓋因西瓜之對也又
有青色黃色而形類越瓜者本名胡瓜晉
永嘉後五胡亂中原石勒僭號于襄國諱
胡允峻因改為黃瓜胡荈為元荈胡麻為
芝麻胡桃為核桃江南曰羗桃

西瓜

相傳西瓜種乃元世祖遣人入西域所攜
者然王予可雲南咏西瓜云一片冷載潭
底六灣斜卷隴頭雲則又在元之前矣

書家之祖

董北苑曰劉景升為書家祖鍾繇胡照皆
受其學然照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
劉表也

稻孫

稻孫樓在廬州大安門^上采蒂秋日登樓燕

集見田禾可愛問諸老農曰也也稻已
獲得雨復抽穗蒂喜因名其樓

爐神 力三ヤノカ三

爐有神則元之爐長康侯也康當爐四十
日而無鐵懼罪欲自經二女勸止之因投
爐而死衆見其飛騰光燄中若有龍隨而
起者頃之鐵液元封其父為崇寧侯二女
遂稱金火二仙姑至今祀之
鐵
一名黎耳蓋最堅且厚者晉書稱秦行

唐公洛曰力制奔牛射洞犁耳

海松子

章聖皇太后患目淚用一一有驗命守

臣於暹羅瀕海諸處採進

兵制

神農以石為兵黃帝以木為兵蚩尤以銅
鐵為兵揮於作弓第牟作矢湯築五庫藏
五丘云

家丁

唐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暴死家僮五百無所

仰衣食思亂盧鈞撫之乃定此家僮即家
丁也

三軍

一者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
老弱者為一軍壯男待戰壯女負壘發梁輟
屋給從使客得以攻備老弱牧牛馬供爨
此高鞅之論乃若春秋之三軍殆不如此

紙鎧綿甲

紙鎧起唐宣宗時河中節度使徐高剪紙
為之勁矢不能入綿甲以綿花七斤用布

縫如夾襖兩臂過五寸下長掩膝麤綿逐
行橫直縫緊入水浸透取起鋪地用脚踹
實不胖脹為度曝乾收用見兩不重黴黠
不爛鳥銃不能大傷紙甲用無性極柔之
紙加工錘軟疊厚三寸四釘如遇水雨浸
濕銃箭難透

祈雨法

春秋繁露中有五法
聚蜥蜴寢其上復以木固其泥封令十歲幼
童環日夜鞭雨立至此宣城徐華陽尚書

試於蜀中有驗
雪三色
神宗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有紅黃黑
三色城中屋瓦勿論大小人家俱有巨人
跡不知何祥
寒食
西湖志謂清明前兩日為
前十日一日三日
黃瓜水
六月六日未出時汲井水用磁甕盛之

入黃瓜一條於中黃臘封口四十九日瓜
已化盡水清如故可解熱毒
七夕
大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日為

仍之
石油
延安府延長縣出
之可以燃燈亦可治毒瘡浸不灰木以火
熱有燄滅之則木不壞
照世杯

撒馬兒罕在西邊其國有——光明洞
達照之可知世事洪武二十七年始貢

百壽

大壽字一軸御史張敷之家藏者云々字
崇四尺有七寸廣教其寸之六楷體黑文
其點畫中皆小壽字白文一々作別體滿
百無一同者

海市

高唐州驛舍夜有鬼物自空中過車馬人
畜之聲一々可辨亦曰——

問可頭腦酒コツサケ

凡冬月客到以肉及雜味寘大碗中注熱
酒遞客名曰——辟寒風也考舊制自
冬至後至立春殿前將軍甲士賜——

出痘

北戎南蠻都不出痘一入中國痘輒死蓋
夷落不啖鹽醬即胎毒無所觸不發

右三十一條湧幢小品所載

山公啟事

晉書山濤為吏部尚書甄拔人物各為題

自奏之時稱

滄海

東方朔十洲記一在東海中水皆蒼色

仙人謂之

二毛

一黑一白二色也左傳襄公曰君子不擒

大刀頭

古樂府何當大刀頭有環借音而言

問何時當還也

貫月槎

太平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槎流于西海光

如星月十二年一周天名為

說文查浮水也今作槎非槎音詫都研也

國詩山不槎蘂是也今世混用莫知其非

略証數條於此拾遺記堯時巨查浮西海

名貫月查一曰掛星查道藏歌詩技桑不

為查王勃詩遊路擁崩查駱賓王有浮查

詩劉道友有浮查硯賦任希古詩浮查分

寫漢孟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鱗

又云上風無縞行鄉味在查頭杜工部詩
查上覓張騫又滄海有靈查諸詩並作查
字惟七言絕空愛槎頭縮頂編七言律奉
虛隨八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頓殊

臘月

許慎說文冬至三戌日為臘風俗通云臘
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獵者接
也新古交接大祭以報功也蔡邕獨斷曰
獵者送終之大祭

蕭寺

國史補梁武帝姓蕭好佛創寺命蕭子雲
飛白大書一蕭字故後人號寺為一一

鵲

爾雅註鵲一名夷鵲狀如小孤聲似人
呼

勞歌

一一勸力之歌也唐人詩一一一曲解行
舟

申非書

蜀志先主敕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

誦之

畫旣不可啖

通鑑魏主殷曰選舉勿^取有名如畫地作旣不可啖也

可不可

莊子齊物論曰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又曰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有稱然物固有所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道為一

耶箇

讓茂秦詩一對一賜款所注耶出大竹

士人截以盛酒故號

清狂

又席上贈盧次樞詩憐爾但酒危註

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必濁今此人不狂

而似狂者謂之

耳蟲

五雜俎云大中十年三月舒州吳塘壩有

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一尺水禽山鳥無不

馴狎中有如人面綠毛紺爪鬚者其聲曰

耳人謂之

紅雪

又云慶曆三十年二月天雄郡降紅雪既化盡血也

流星

色青赤者地雁育光者名天雁其墜

地生兵

鯉魚風黃雀風

又云李賀詩門前流水江陵道鯉風起芙蓉老鯉魚風乃九月風也又六月中有東南風謂之黃雀風

三朝四始

又云正月十日謂之三朝師古漢書注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謂之三朝之義猶旦也又謂之四始正義史記注云謂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也

星軹

夫上有使星故使者車曰

干戈

干楯也戈戟也蓋干主蔽而戈主刺也拾遺記原義造干戈以武此干戈之始也

畫鶴飛舞

武昌志江夏有辛氏賣酒一老翁常來索酒辛與之不問其直翁曰吾負酒債多矣因畫一黃鶴于壁間日客到此鶴舞客到鶴果舞四方聞之觀者日如市皆取而呼鶴舞以致資財巨萬翁一日再來遂呼鶴乘去辛氏築樓以待之

房星

馬星也

猫犬

金樓子陶犬无守夜之敬言瓦雞無司晨之益東坡曰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姦不可以无畜而不吠之犬

製水法

客中若遇無井泉處但以茗水烹之數沸後澄至冷去其泥滓復烹之即井泉也五雜俎

作假山法

宋時日室治園作假山及用雄黃煇硝和土築之蓋雄黃能避魃蛇煇硝能生烟霧

每陰雨之候雲氣淳鬱如真山矣同上

弄

閩中方言小巷謂之弄
於西弄即巷也元經世大典謂之火術
今京師訛為衙衙同上

琉球國

琉球國小而貧弱不能自立雖受中國冊
封而亦臣服於倭使至者不絕與中國
使相錯也蓋倭與接壤攻之甚易中國豈
能越大海而援之哉云同上

烹胞衣享親友

桂州婦人生子輒取其胞衣洗淨細切五
味調和烹之以享親友此夷俗也同上

傀儡之始

列子載偃師為木人能歌舞此傀儡之始
也同上

海參

遼東海濱有之一名海男子其形如
男子勢然淡菜對也故性溫補足敵人參
故曰同上

河豚

最毒能殺人閩江所產甚小然猫犬
烏鳶之屬食之無不立死也而三吳之人
以為珍品其脂名西施乳乃其肝尤美所
忌血與子耳其子亦有食者少以塩漬用
燕脂染不熟者即有毒紅者無毒可食一
云烹時以傘遮蓋塵墜其中則殺人中毒
者撒攬汁及蔗漿解之然千百中無一二
也

避蚤虱

善

治蚤者以桃葉煎湯澆之蚤盡死治頭虱
者以水銀搽髮中其大要在掃灑沐浴而
已然人有熊生虱者雖日鮮衣焚名香終
不絕久病者忽無虱必死其氣冷也同上

以花比美人

美人花真身花美人之小影此語見劍拂
集

海名諧奇

春風堂隨筆云世傳花奇凡以海名者皆
從海外來者也云云

異姓兄弟

蜀志馬超傳云劉備遂破走西土會三輔
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

象

韓非子解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

者皆謂之象也

古書不為規矩

韓非子劫弑臣篇譏諛多誦先古之書

以亂當世之治

古人重牡丹

五線集云孟蜀^時兵部尚書李昊每將牡丹

花數枝遺親友以興平酥同贈曰俟花凋

謝以酥煎食之無^三桑穠艷也其風流貴重

如此東坡雨中明慶寺賞牡丹詩霏^三雨

霧作清^研爍^三明燈照欲然明日春陰花

未老故應未忍著酥煎又云千花與百草

共盡無妍鄙未忍汚泥沙牛酥煎落菜用

此事也周文華^三南圃史

草

竹木辨雌雄

季齋百卉志曰竹有雌雄雌者多笋凡物欲辨雌雄當自根上第一枝觀之雙枝者為雌獨枝者為雄

食松子身生毛

吳苑云漢末大乱宮人小黄門上樹避兵食松栢實遂不復饑身生毛長尺計魏武聞而收養之還食穀齒落頭白

桐花

周書曰清明之日桐若不花歲有大寒

柳花愈瘡

崔寔月令曰三月三日及上除採柳絮可以愈瘡

隋堤

隋書云煬帝自板渚引河築道植以柳名曰一一一千三百里

同文華 洪南圖史云 安樂菜

剝取茄蒂風乾歲朝和菜乾食名

輟按今本朝之俗最九月三九之日採子

華漫 積貯之歲 來歲元三食之以避貧

鬼亦本此者乎

警言句

本事詩曰劉希夷嘗為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講思逾時又曰年々歲々花相似歲々年々人不同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
崔曙進士作明堂口珠詩贖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時以為警句及來年曙

卒一廿名星々人始悟自識也共川出于廣

聯句妙對

晴川後蟹錄載一聯云鼠偷蟹蘭渾如獅子拋毬蟹入魚罾却似結網蜘蛛其謂此對也實此真意之妙對歷王元之之才者耶

山獠

晴川蟹錄云眉公書蕉云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袒身捕蝦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喜依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

籃以蟹名曰一一其音自叫人常以竹箸
火中炆燂而山獠皆驚犯之令人寒熱
輒按此是亦山都山童之類也

蟹螯

又云蟹杯曰其斗大者漁人或用以酌酒
謂之一一亦訶陵雲螺之流也
後蟹錄云顧太初說畧云蟹杯以金銀為
之飲不得其法則雙螯鉗其唇必盡乃脫
其製甚巧載石屏詩落木三秋晚黃花九
日催何當陪勝踐其把蟹螯杯

買命錢

後蟹錄云李笠翁平生嗜蟹以蟹為命
每干蟹未出時即儲錢以待自呼其錢
曰一一一

花千葉者無實

昨非錄云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英華大
露耳

犬歌

述異記云吳太皇時朱休之家犬歌曰言
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明年

當奈何遂殺其犬明年休家人並死

枸杞怪

夷堅續志徐仙不知何代人嘗干萍鄉郭
西山間煉藥有一黃犬回旋丹鼎之旁往
還率以為常仙翁昇之翌日以紅線繫其
頸視其所之至桐陂岸枸杞叢中隱而不
見但餘紅線在外即掘枸杞叢乃得根叢
如黃犬狀持歸蒸之芬香滿室仙翁食之
繇此仙去潛確類書

鬪雞

莊子達生生篇紀涓子為王養一一一戲
既見焉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
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為四庫全書
擇人所罕覩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
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
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蘭以活字法
為請既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淹歲月
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考昔沈括

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為活字、以膠泥燒成、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鉛質、軟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鑄思壽世、積版或充閣、張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

大清會

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鷓冠、昔歲江南有鷓冠子、即活字版、第富過鄴、架儲機、圓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富過鄴、架儲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甚例埏泥法、似疎毀、銅昔悔彼、書集、成、年、間、編、纂、古、今、圖、耕印、歲、工、貯、之、武、英、殿、歷、年、刻、銅、字、活、版、被竊、政、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者、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為、惜、之、事、刊、木、此、慙、予、既、復、羨、半、功、倍、乎、深、為、惜、之、事、刊、木、此、慙、予、既、復、羨、黎、東、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制詔誥勅表箋疏

大清會典曰、凡朝廷德音下逮、宣示百官、
曰制、布告天下曰詔、昭垂訓行曰誥、申明
職守曰勅、中外封章上達、慶賀皇帝、皇太
后曰表、皇后曰箋、陳事曰疏、內閣檢校出
納、惟允皇帝登極、諸王貝勒、文武各官賀
表、內閣撰擬、其餘慶賀表箋、翰林院撰擬、
均由大學士奏、頒中外遵行、

大醫院

又曰、官制條大醫院使一人、正五品、左右院判各一人、
正六品、所屬御醫十有五人、正八品、吏目

三十人、八品十有五

聖賢後裔世職均

又卷之三、官制條云、先師後裔、太常寺博士一人、國子監學正一人、尼山書院學錄一人、洙泗書院學錄一人、孔顏曾孟四氏、學教授一人、學錄一人、南宗五經博士一人、元聖周公、述聖子思子、復聖顏子、宗聖曾子、亞聖孟子、先賢仲子、閔子、冉子、伯牛、冉子、仲弓、端木子、言子、卜子、顓孫子、有子、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張子、邵子、後裔五

經博士各一人、朱子後裔、五經博士二人、
先儒韓氏後裔、五經博士一人、關氏後裔、五
經博士三人、
又云、先師^後裔以本支適長子、襲封衍聖公、
由巡撫疏請部覆承襲。○明後裔延恩侯
世爵、由該旗具奏承襲咨部、

鑄錢局并錢林示

又云、京師鼓錢、統設二局、其隸於部者曰一、
一、歲鑄錢六十一卯、以萬二千四百七十
六萬千二百八十緡、遇閏加鑄四卯、得錢

鑄

四萬九千九百二十緡、

又云、凡錢禁莫重於盜燬、民有犯者、立正典刑、
其次私錢、其次剪邊取鎔、其次用古廢錢、
其^次私行小錢、犯者悉論^罪、中外文武官失
察者、劾若夫轉移出入、操其權、交易流通、
下收其利、有藏積私家、居^奇病民、並治之

銅鉛錫

又云、^凡銅之良者、產於雲南、召商開採、歲輸京師、
五百七十萬四千斤有奇、
又云、凡白鉛、黑鉛、產於湖南、貴州、亦召商

開採歲輸京師白鉛三百八十四萬千九百十有四斤、黑鉛七十萬五百七十一斤、錫之良者產於南洋諸夷國、番舶之以時至者由廣東和買、歲輸京師二十一萬千七百十有二斤、

通商

又云、凡商賈有挾重貲、願航海市銅者、官給符為信、聽其出洋、往市於東南日本諸夷、舟回司關者、按時直收之、以供官用、有餘則任售於市肆、以便民用、

鹽課

又云、凡一視每歲應行引數、以定課最、以乾隆十八年奏銷冊計之、直省共行銷六百三十八萬四千二百三十一引、課入五百五十六萬五百四十兩有奇、凡行鹽符信、由部給引、鹽政受而布之、商

關稅

又云、凡天下水陸衢會、舟車之所輻輳、商旅之所聚集、設關置尹、掌其治禁、以安行旅、以通貨賄、爰繫之稅、以便誦幾、以佐國

家經費

凡直省中關稅以乾隆十八年奏銷冊計之
稅入四百三十二萬四千有五兩有奇

雜賦

又云凡瀕江沙淤成洲之地小民植蘆為
業或治阡陌種麥稻與良田等均曰洲田
其輸賦於官均田蘆課以乾隆十八年奏
銷冊計之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所蘆
洲共七萬九千九百四十六頃四十六畝
賦入十有九萬八千二百五十兩三錢各

有奇

又云凡山鄉宜茶之地土人樹藝為業者
無徵惟商賈轉運而售之民者徵其商曰
茶課。茶課之專入奏銷者陝其歲徵銀
六千二百六十六兩有奇茶十有三萬六
千四百八十筵十斤四川歲徵銀五萬九
千七十兩有奇

又云五金之產為器用所必需其藏於山
巖土石之中者曰礦小民入山採以資
生計有司者治之因賦其什一曰礦課。

廣西雲南貴州產黃金白金赤金錫鉛鐵
水銀丹砂雄黃山西四川廣東產赤金錫
鉛鐵湖南產赤金錫鉛鐵水銀丹砂雄黃
皆召商試採礦旺則開竭則閉各省賦入
視出產之衆寡歲無常數
又云凡澤國多魚其漁有稅曰魚課明代
多設河泊所大使以徵其徵國朝弛澤梁
之禁惟留江西二所廣東三所餘皆裁革
歲課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廣廣東共二
萬四千四百十有二兩有奇

又云凡民間賣買田宅皆憑書契納稅於
官以成其質劑曰契稅
又云凡城廂衢市由場鎮集舟車所輳貨
財所聚擇民之良者授之帖以為牙儈使辦
物平價以通貿易而稅其帖曰牙稅質庫
商行操奇贏以逐利者有行舖稅性畜之
鬻於市者防其暴盜有馬牛稅豬羊稅水
陸之珍自遠至者有落地稅若夫闌闌旗
亭日陳百物販夫販婦擔負奇零皆無徵
其徵於有司者歲終則會與田賦合疏以

聞以乾隆十八年奏銷之數計之直省歲課
共百有五萬二千七百有六兩有奇

鑄印

又云凡鑄印皇太后金

一

鑄印

又云凡鑄造金寶金印皇太后金寶盤龍
紐皇后金寶交龍紐皇貴妃均金寶
蹲龍紐妃金印龜紐均清篆左漢篆右篆
用玉筋文親王世子金寶龜紐郡王金飾
銀印麒麟紐均芝英篆○朝鮮國王金印

龜紐芝英篆安南琉球暹羅三國王金印
銀印駝紐尚方大篆

鹿鳴燕恩榮燕

又云凡賜鄉會試賜考官知貢舉監臨提
調監試同考執事各官燕鄉試初入闈順
天燕於府署各省燕於布政使司會試入
闈出闈均燕於禮部及鄉試揭曉賜考官
以下至中式諸生曰鹿鳴燕殿試傳臚賜
一甲進士三人燕於順天府令尹暨丞送
歸第翼日賜讀卷官以下至諸進士燕於

燕

禮部命內大臣一人主席曰恩榮燕

頒行書籍

又云凡頒行書籍御纂經解性理詩古文

辭及校訂十三經二十二王史三通等書皆

頒行直省儒學並許書賈鑄版流傳若非

聖之書一家之言不立於學宮者士子不

得傳習淫辭小說坊肆不得刊行民間不

得留藏學政巡試所屬嚴飭地方官禁止

服制

及云凡服制有五曰斬衰三年曰齊衰杖

斯

不杖期五月三月曰大功九月曰小功五

月曰緦麻三月服之差等有八曰斬衰三

年者子為父母子之妻同子為繼母後之

慈母謂他子無母者養母與人知過房子為

妻同庶子為適母為所生母庶子之妻同為

人後者為所後父母為人後者之妻同女

在室為父母已嫁被出而反在室者同適

孫為祖父母及高曾祖父母承重孫之妻

同承為人後者妻為夫妾為家長同○曰

齊衰杖期適子者眾子為庶母謂父妾適子

衆子之妻同子為嫁母謂親生母父子為出
母謂親生母父夫為妻不杖適孫祖在
為祖母承重○曰齊衰不杖期者祖為適
孫父母為適長子及衆子父母為適長子
之妻父母為女在室者父母為子為人後
者繼母為長子衆子子為改嫁繼母謂父
母改嫁而從子為伯叔父母及姑在室者
為已之親兄弟及姊妹在室者為親兄弟
之子及女在室者孫并為祖父母雖適人不
降庶孫為生祖母慈母孫同女出嫁為父母

為人後者為其生父母仕者解任上子女
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為其兄弟
姊妹及兄弟之子兄弟之女在室者女適
人為兄弟之為父後者婦為夫親兄弟之
子及女在室者妻為家長之父母為家長
之正妻妾為家長之長子衆子與其所生
子為同居繼母兩無大功以上親者○曰
齊衰五年月者為曾祖父母女孫雖適人不
降○曰齊衰三月者為高祖父母女孫雖
適人不降為繼父先同居今不同居者自

不同居為同居繼父兩有大功以上親者
○曰大功九月者祖為衆孫及孫女在室
者祖母為適孫及孫女在室生祖母為庶
孫慈養祖父母為衆子婦及女之已嫁者
慈母養母為伯叔父母為後子婦及兄弟
其子婦同為伯叔父母為後者為其兄弟及姊妹
女已嫁者為人後者為其兄弟及姊妹
在室者夫為人後其婦為夫本生父母為
為已之同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為姑及
姊妹已嫁者為兄弟之子為人後者女出
嫁為本宗伯叔父母及兄弟與兄弟之子

為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婦為夫之
祖父母為夫之伯叔父母○曰小功五月者
為伯叔祖父母親兄弟為同堂伯叔父母
謂之堂為同堂姊妹之出嫁者為再從兄
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為同堂兄弟之子
及女在室者為祖姑在室者為堂
姑之在室者謂之姊妹同為兄弟之妻為適
孫之婦為兄弟之孫及兄弟之孫女在室
者為外祖父母為母之兄弟姊妹為姊妹
之子及女之在室者為人後者為其姑及

姊妹之已嫁者、婦為夫兄弟之孫及孫女
在室者、婦為夫之姑、及夫之姊妹、在室出
婦為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婦為夫同
堂兄弟之子、及女之在室者、女出嫁、為本
宗姊妹之出嫁者、為本宗堂兄弟、及堂姊
妹、在室者。○曰、總麻三月者、祖為衆孫、婦
曾祖父母、為曾孫、曾孫女、高祖父母、為元
孫、元孫女、祖母、為適孫、衆孫、為乳母、為曾
伯叔祖父母、為族伯叔祖父母、為族伯叔
父母、為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為祖姑

在室者、為族祖姑、及族姑、在室者、為兄弟
之曾孫、及曾孫女、在室者、為兄弟之孫、女
出嫁者、為同堂兄弟之孫、及孫女、在室者、
為再從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為祖姑、謂
之親及堂姑、謂父之姊及已之再從姊、謂出
嫁者、為同堂兄弟之姊、女出嫁者、為父姊妹
之子、為母兄弟之子、為母姊妹之子、為妻
之父母、為壻、為外孫、及外孫女、為兄弟孫
之妻、為同堂兄弟子之妻、為同堂兄弟之
妻、婦為夫高曾祖父母、為夫伯叔祖父母、

及夫之祖姑在室者為夫之堂伯叔父母、
為夫堂姑在室者為夫之同堂兄弟及同
堂兄弟之妻、為夫之同堂姊妹、在室出為夫
之再從兄弟之子及在室者為夫同堂
兄弟之出嫁者為夫同堂兄弟子之妻、
為夫同堂兄弟之孫及孫在室者為夫
兄弟孫之妻、為夫兄弟孫出嫁者為夫
兄弟之曾孫及曾孫在室者、出嫁者
為本宗伯叔祖父母及祖姑在室者為
本宗同堂伯叔父母及堂姑在室者為本

宗堂姊妹之出嫁者為本宗堂兄弟之子
及在室者

陰陽家

又云凡陰陽家由直省有司官擇明習術
數者申督撫咨部給劄為陰陽學府州縣

各一人府曰正術後九州曰典術縣曰訓

術均流以轄日者形家之屬禁其幻妄惑

民郡邑有大典禮大興作卜日候時用之

醫師

又云凡醫師由直省有司官選諳於医理



者咨部給劄為醫學府州縣各一人府曰
正科從九州曰典科均流凡疾醫瘍醫咸
屬之民有病病者疔瘍者使醫分治獄囚
病視療亦如之官給其藥餌故者結報有詐
病而扶同欺隱者罪之

曹甲弓矢

又云凡軍器制度曹制以革髹漆或浴鉄
前後有梁近額橫鉄曰舞擊其下曰護額
曹上為盤以植管々以受槍々周以纒垂
於曹後者曰護項在右曰護耳其下曰護

頸皆敷以棉或鉄鏐鍍飾采色其制有差
○甲制上衣下裳左右護肩左右護腋左
右袖裳間前襠左襠裳亦分左右凡十有
一屬均敷鉄鏐其敷棉者曰棉甲施鉄鏐
於外者曰明甲采飾制有差

○引矢之制弓幹用榆木面傳牛角背施
筋膠幹一而角兩接々處加鹿角以煖木
皮裏之曰弓弣弣用桑鏤兩末受弦々有
二曰纏絲弦教射用之曰皮弦戰陳用之
弓力強弱視幹與角厚薄筋輕重為斷○

弓用柳樺等刻其末曰括其端受鏃剪鵠
鶴翎膠黏括上曰剪羽之間親王至長子
書爵貝勤以下至官兵均書銜名

武科

又云武鄉會試以子卯午酉歲十月會試
期以丑辰未戌歲九月殿試期以歲之十
月○鄉會試皆分三場一場試馬射立表三
各去三十五步發矢九以中四者為合式
二場試步射樹大鵠一去五十步發矢九
以中二者為合式又以開弓舞刀掇石試

技勇均差以三等視其力能勝者為合式
尤傑出者別識之與合式者並籍送內場
鈐注於卷而糊其名三場試論二書一四子
經時務策一閱卷官先就武藝傑出者取
錄如不及數廼於合式卷內取錄
殿試發策問一合武舉之中式者令對策
於太和殿庭試畢由部奏請皇帝御紫光
閣考試一日閱馬射二日閱步射及技勇
如鄉會試三日由部以次列欽選者請定甲
策揭榜傳臚賜燕如文進士

採人參

同書採捕之條云採人參戶部委官携信票出日招商給票入山開採每票以納人參十有二兩為則每歲所採以給票之多寡為盈縮採二年三年間停一年由盛京吉林將軍寧古塔副都統隨時酌奏

鼓鑄

又云凡一之法隸工部者曰寶源局置鑪二十有一歲鑄錢七十一卯以六千九百四十九文為卯得錢四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十

八緡百七十文遇閏加鑄四卯得錢二萬四千九百九十七緡有八十文月運節慎庫備月

凡寶源局事掌於滿漢右侍郎其滿漢司官簡用更代及選委筆帖或期滿漢用與戶部寶泉局同

救生船

又船制條云凡直省河海江湖及滩汛危險之處各設一棹要

浮梁

又云凡直省水陸通衢有——橋亦名

日月眼

無悶居廣新衛云康熙六十年歸安縣民某生一子左目如常人右目純黑左視於書右明於夜人皆稱為日月眼

又云吃烟至本朝始盛不但男子盡然即

閨閣中亦皆手執烟袋呼吸無忌者一士人作詩咏之曰寶奩數得買花錢象管雕鏤估十千近日高唐增毒夢為雨雲為雲雨復為烟鳥絲裊之細干綿點之微櫻紅欲燃差擬初海棠雨後凝脂和粉泣朝烟以之按則中國吃烟之漸亦不遠

家之好

又云客某游中峯時直亢旱望雨甚切忽有小鳥數十黑質白章啄如鳥鳴曰家之叫化音了知人語山中人譁曰此旱怪也競奮鑿

殺教頭、天兩明日此鳥仍鳴聽之變為家
々好家々好矣、

又云

保福拔狀

乞

吳俗凡有病危者親邀集詣廟乞年謂之
保福病愈酬神謂拔狀

詩引行歌、行吟、謠、曲

詩人玉屑白石詩說條云守法渡曰詩載

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

曰行歌悲如蛩蠶曰吟通俚俗曰謠委曲

畫曰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秋燈叢詩

秋燈叢話 全十八卷

福山王 械疑齋著有乾隆四

十二年胡高望之序

蔓菁汁治痢

山左某中丞患痢危甚百方不能療乃徵醫諸郡福邑以安某薦而安正患痢堅不肯行令已具報強之往中途宿旅店渴甚索飲主人以熱水一盃飲之痢稍止詢所

飲何水主人曰適煮蔓菁取汁相餉耳安索數瓶携之途飲數次病全愈抵省謁中丞病與已同取汁煮藥服之遂痊中丞德安厚贈而歸

蝦蟆吸童子

予邑有童子夏日浴溪河中忽覺身糊々然離水面寸許後每浴起漸高心竊喜為飛昇北日往無間父母怪而詢之弗告也一日再往浴高幾丈餘益驚異之忽見仰視見山崖巨穴內一蝦蟆大如斗垂首下

吸乃狂叫墮水、亟奔而歸、不復作凌雲想矣、

蝦蟆吸飛鳥

萊郡某自陝歸、過太行嶺下、見群鳥飛翔、至山畔、輒跼々下墜、異之、策馬陟視、有蝦蟆、濶丈餘、昂首上吸、飛鳥俱墜口中、某大驚、馬亦辟易、挽轡力策、乃得下、

噴酒如虹

余長兄東牟、雍正中任楚省鹽司、元日偕同人赴會城、謁制寓古刹、有火頭僧、敝衣

垢面、飲食無節、寺人厭之、時前殿有古鼎、可容數石、衆戲曰、爾善飲、亦能盡此鼎乎、僧笑應曰、能、乃命沽火酒、注鼎中、僧掬飲、立盡、神色自若、既去、復回、謂衆曰、前酒暫貯皮囊耳、今請還之、言訖、昂首舒頸、以左手抵上腭、向空而嚙、高出數丈、儼如長虹、良久、乃滅、衆方知其異也、次早訪之、已遁去、

今街坊花子為飲、技者大盃傾數斗之水、向客乞錢、吞二三盃、向空而噴、出自

号曰鯨男以其噴水如長鯨噴水也其行
略似之

棄盜為僧

予少時見一行脚僧來村募化年七旬餘
面多瘡痕若金鐵傷者詰之憮然曰少時
無賴好與不逞之徒遊適有某大姓婚娶
奩豐盛填溢街衢遂糾黨夜往劫焉歷重
垣始達寢室門已扃燭光熒々外射穴窓
窺之新郎已就枕新婦猶兀坐床頭乃揚
言曰我輩乏資斧造府相求可否惟命新

強

郎惶懼以被覆其首婦從容下床開箱篋
眾意其持物相贈也旋見出衣二襲窄袖
短襟刺繡華荒婦結束畢持义一柄滅燭
啟戶呼曰鼠輩敢來辱吾刀杖乎眾敢不
入倏見白光一道自內出婦已躍戶外立
院中矣眾圍繞擊刺婦往來馳突連踏眾
大駭各抱頭竄余自恃梁獨相持漸不
能支乃踰垣走婦已尾至捷如鷹隼相離
僅尺許倉皇失足墜甬巷中為荆棘所絆
不得出連斃教义余創甚垂泣哀懇婦叱

婦

教义

曰姑貸爾命乃得脫重傷遍體匍匐而歸
數月不能起因棄宿習薙髮空門已四十
餘年矣

巨木為龍

予邑當夏秋之交溪水暴漲沿河樹木多
被冲刷兒童爭取之以為利邑南張家村
有兩小兒見巨木長數丈順流而至遽泅
水跨其上視之鱗甲生動儼然龍也駭極
欲下而迅去如飛一兒號曰死不足惜其
如老母何言訖忽擲於岸一兒噤不出聲

竟負之去

龍墮

乾隆壬甲七月長山大雨浹旬有龍墮東
郭外長數丈犬十餘圍首如牛頰下碧鬚
鱗甲皆白閃爍有光頂微凹大如盤
一蝦蟆伏其中時出跳躍頃復入圍邑聚
觀縣令命架棚覆之經數日忽雷雨暴作
乃飛去

狐避文襄公

順治間京師正陽門外有相士某風鑑如神

長安貴客造之者轂相擊也武定李文襄
公^時官待御偶往訪焉相士見公倉皇莫知
所措屢叩之張目不語公笑曰蠢人浪得
名耳乃去蓋某^本不知相有狐憑之故所言
休咎多驗文襄公至狐忽遁匿某遂不能
對已復見狐責之狐曰此非常人也他年
位兼^將相身後有金甲神隨護我焉敢見^耶
古鏡

予邑農人柳某耕田東郭外得古鏡明晦
各半寒光刺骨照之耕牛皆具人形已乃
驢也怪而碎之石

易理宜守三戒

海陽馬孝^廉揚潛心周易卜筮頗驗偶山
行避雨廟中有老人先在長幹修鬢顧盼
雄偉馬異焉與之談言詞淵博因及易理
老人曰君亦習此耶出囊中書示之詮解
深奧非意計所能及馬稽首求教老人為
剖析精義且囑曰宜守^三戒勿占國事與
婚姻詞訟也違之將致^禍臨去持書贈曰
演至蒙卦當見還自此卜皆奇中恪遵三

戒不敢渝、戚某因婚涉訟、求為決疑、馬堅不允、戚強求之、占遇山水蒙、大驚、擲筆起、書亦尋失、雍正癸卯、鄉薦後、未嘗試禮闈、自言甲榜無分、終身亦無官祿、僕了道途、徒耗資斧耳、屆選期不赴、終老於家、

韓氏苦節

臨川韓氏、同邑江紫雲妻也、家貧、早孀、生遺腹子、道智、比長、為擇配、陳氏、踰月而道智病卒、氏與姑相依、為命、以鍼管佐晨昏、值歲饑、米價昂貴、山隈產白土、臆粟可食、

俗名觀音粉、里人多掘取、以療饑、氏計十指所出、僅足供姑膳、乃取土自啖、不令姑知、久之、食過多、得脹滿症、遂不起、將死、諄囑曰、痛不能事姑、天年飲恨、何極、切勿語我食土、故恐傷姑心、語竟而絕、無以為殮、姑守之、日夜悲號、時當炎暑、尸儼然若生、蠅蚋不敢近、越三日、復甦、遠近神之、皆以為苦節、純孝所感云、

石卯

予村西磁山、有童牧牛、其上倦卧、巖畔見

巨蠍與壁虎鬪，虎被蠍螫，憊甚，奔竄石隙中。踞一物若吮，咂狀俄頃，雄健勝前。輒赴鬪，令被螫，復躍入石隙。牧童怪之，諦視所咂，乃一小石卵，大如彈丸，色殷紅，瑩潤可愛。因擊碎之，未幾，虎受傷而歸，覓石卵不能得。蜿蜒拳曲而斃。

疑為仙芝

予族人某，冬日樵磁山，見青草數莖，嫩綠，螫草可愛，有羣鳥飛翔啣去，疑為仙芝，擷數莖茹之，頓覺身體憊甚，踉蹌而歸，昏迷僵臥。

累月不醒，驚蟄始恍然寤，所啣者豈螫草與？姑錄之以俟博物君子。

甘頷生鬚

姚公啟聖有甘，端慧工詩句，兼善丹青，及笄，頷下忽生鬚，剃之，彌茂，遂任之。後長至尺餘，乃易道家裝，繪大士像，懸樓間，長齋禮拜，無間，晨夕終其身，不下櫛，雖至戚罕有見其面者。

神鐘

陝西廣安城外有河，名延河，每山水漲，發

波濤迅激轉巨石如彈丸而漂木甚多居人競撈取以為利一日將暮聞水中語云甬在此我往洪洞去矣衆疑訝間忽砰然有聲若巨霆驟作見一物黝然而黑冲波直上至城東女牆而墜奔視之乃鐘也驚為神因卽地而覆以亭鐘鉄質大數十圍厚寸許篆文類蝌蚪不可辨識撫以指聲裏了不絕擊之可聞十餘里邑故多雹初起時有怪雲如黑惟鳴鐘俱飭了散滅後晤晉省人云洪洞縣有銅鐘一具亦自空中

飛墜者稽其月日正廣安落鐘時也

吳九峯

萊郡有狐自云吳姓号九峯常與人杯酒論文高談雄辯雖博洽之士不能難也有請見其形者輒云我貌寢甚恐諸君見之欲嘔耳或贊其可登仙籍吳云某畜道未脫尚入輪迴倘得轉為儒家子轉青衿一領乃可望成正果也衆詢以三教之說答云三教中儒最尊佛居西方白光射二百里百里外我能入之道居東方青光射三

百里、二百里外我亦能入、儒居南方、紅光
耀五百里、其芒竟天、離光三百里、我即不
敢近、常山行、忽紅光照耀、呵殿聲振山谷、
驚伏巖穴下、良久出探、乃仲夫子過也、有
士人某、夜寔、吳至、請移尊門外、衆不解其
故、頃有偷兒入室、家人逐之、衝席而出、遂
遭擒、將鳴諸官、吳笑曰、孽由我作、解其縛、
以警將來可耳、衆釋之、一旦辭去、不知所
終、

人形如毬

康熙中、兗郡有數人、其髀一人行布、中圍
以慢、欲觀者索錢、乃啓視、形圓如毬、手足
拳縮、耳鼻皆陷入肉內、儼然卵也、監司某
聞而異之、託言太夫人欲觀、命輿至內室、
其聲啾啾、貌頗慘然、詢之、則左右顧者畏
人狀、衆曉之曰、此地人莫敢入爾、有若衷
可剖、陳、髀爾索錢者、遠在署外、無慮也、乃
泣訴云、四歲時即被拐、裝圓、蹕內封固之、
上鑿一竅、通飲食、下鑿二竅、通洩、便數年、
漲滿蹕中、奇苦萬狀、又十數年、乃破蹕出、

之招搖索錢居恒祗啖以棗栗恐形體長大也監司執而鞠之盡寘諸法

海馬

康熙間某郡忽來一馬不知所自神駿異常蹄間毛長尺許往來騰蹕日踐田禾算鄉人若焉捕之不得乃糾合諸村四面圍逐馬徑奔海中履水而行踏浪蹴潮宛如平地久之入大洋踪影杳然矣

鼠怪

平隍劉生偕其兄暨友王生讀書山寺劉

患時疫^症神忽離舍信步至一處繚垣綿亘有月門半啟顏曰別有洞天劉徑入曲房幽折迴異凡境一披髮女郎半致翩然見劉來作媯羞狀掩戶而入劉神搖目蕩莫能自持徘徊間有老叟出謂曰郎君何來佇立於此劉曰讀書近寺仰見華屋故甬流連因問翁何姓曰姓子^劉疑之曰高王後裔也延生入頗恭敬旋進食烹飪皆精潔抵暮留生宿次日一客來詢之主人近鄰也坐談移時客曰主人有愛女聞君未娶

願締姻好、生大喜過望、當夕卷合新婦、靚
麗如仙、其待兒、卽被髮、女郎也、琴瑟頗篤、
生偶與叟間步、出一洞門、却非前徑、門外、
高山峻嶺、若與人世隔者、叟請題額、生卽
揮筆書曰、古桃源、忽聞梵誦聲、悟曰、此處
與山寺原隔咫尺、余所讀書、皆手自塗乙、
心血所在、盍往取歸、叟潛然曰、一去恐無
再見期矣、生驚問故、曰、此地將有天壤意、
欲擇地徙居、曰、頃刻卽回、豈不能待耶、叟
笑曰、吾戲言耳、生遂攀蘿、越嶺而出、卽

寺之後園、見兄鬢髮、立園中、呼之不應、遽
走去、生牽其袂、隨至卧榻、豁然而醒、乃歷
述前事、王聞之、笑曰、此壁間鼠穴耳、予戲
題四字、尚在、驗之、果然、乃悟、十二辰中、子
屬鼠、其為鼠怪無疑矣、其兄恐復著魔、促
之歸、病月餘而愈、再至山寺、其屋經大雨
圯毀、循牆跡之、果有空穴、鼠已他徙、無踪、
窮其曲折、直通後園湖山石、孔有字、如
豆、大畧可辨識、乃已所書古桃源三字也、
鱔魚索命

新城宗兄某言伊村河邊有柳橫亘水面
常見大鱸長丈餘蟠其上村中無賴傷取
之操習手標俟其出一發中首鱸負拔柳
而去河水盡赤後值大雨無賴子聞戶外
有喚者曰河中漂木甚多可往取也出戶
無所見及河果有木流下泅水要之忽變
為大鱸急向岸呼曰寄語老母鱸魚索命
矣言訖隨波而去

善奕遇仙

登郡普某奕中國手也晚年尤篤好技益

進對壘者咸望風靡常携局登蓬萊閣一
道人前揖曰聞君善手談願窺高深普欣
然既布局陣守攻擊備極變化道人應接
不暇東南一隅旋為普所困道人縱橫馳
突不得出乃外設伏以待普從隘處扼之
曰爾雖仙亦難解此重圍矣道人微哂而
起手持普鬚曰君奕固高君鬚尤美乃遜
謝去普亦未之異也及俯視白鬚有黑跡
五匝指痕宛然拭之不落始悟道人仙也
普技亦神矣哉

漸

陸井

唐陸鴻^山先生楚之竟陵人以文學徵不赴徜徉江湖間性嗜水天下名泉嘗歷殆遍稱楚水第一詩云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所謂第一蓋指竟陵言也但年代久遠鮮有知其處者明僉事柯公喬博^求無踪於西塔寺甃井並刊茶經額曰陸井究失真耳真蹟在北郭外官池內名文學泉邑令邱公築城始掘得之中有斷碑廢柱隱存茶經字跡擬修治之而未

果遂仍湮沒乾隆戊子夏旱居人於池內掘藕復得故井前令馬君鳩工淘浚得積茶數十餘石及文學殘碣意必先生品茶處也乃甃砌而建閣於左並勒石以紀其實余於乾隆甲午春調任天門^今即古竟陵也簿書之暇輒訪陸井遺跡或謂在天門山北或謂湖中覆釜之下然稽其故趾惟^與學泉與邑乘所載脗合其為真陸井無疑惜自馬君去後久漸湮塞而閣亦就傾余因復加疏浚並閣之圯者而重葺

焉、逕七尺、深十餘尋、上覆巨石、鑿竅凡三、
汲飲之、其芳而冽、逾時覺齒頰間猶馥、
不散、則知先生之所品題、固非虛語也、

醫多神效

胥秉哲、江夏人、狀偉岸、談論風雅、尤奇於
醫、有徐某、毒孕而疾、診之曰、倏隱倏現、尺
中有神、非瘕非痞、結為孤形、投以藥、果產
異物、某中丞夫人病歿、將殮、胥觀其色、謂
可活、煎劑投之、須臾復甦、王方伯女患痘、
已死、胥見曰、生氣猶存、藥之而起、其他神效

多類此、余友王生調鼎、其壻也、嘗備言之、

烹食太歲

棲霞林某、性兇悍、不信鬼神、偶於田間掘
得肉、毳色黑、大如斗、形蠕蠕、動衆驚曰、此
俗所謂太歲也、遇者不利、林叱其誕、持歸
妻、擊咸奔避、誚讓林、怒曰、冥頑一物耳、何
畏乃爾、烹而食之、方舉箸、忽倒地、七竅流血死、

來津

尸爪攫背

天津賈客某赴京貿易中途值雨趨避鄉
村天色向暮而雨不止求宿地衆曰村東
有舍數楹但新停一尺恐未便賈不為意
往宿焉夜半雨益猛霹靂加劇電光激射
中尸輒蠕動初疑為晃灼之故頃電香光
頻耀尸蹙然起旋卓立於地賈懼甚破窓
躍出尸接踵追之以爪攫其背幸為牖牆
所阻而止乃疾声喊救衆聞趨視尸什牖
內而賈呼背痛不可忍審之有爪痕深寸
許色白而無血跡旬餘痛^其痕^如故賈至今

往來京津間或詢及祖背相示云

拋白

○
墮
明末滄州旅道每有少婦月夜獨行作迷
路狀或哀泣途次偽稱新寡者值孤客過
乘機誘之其術即有棍徒躍出多方嚇
詐必盡喪其貲而後已名曰拋白余鄉有
杜姓者赴都貿易戴月早行遇縞衣艷婦
坐泣路隅問之曰新喪良人無所歸是以
悲耳試挑以言亦不拒甫下騎欲與款曲
突教人馳至呵曰何處狂徒擅敢誘拐良

婦將執去鳴之官杜罄囊以獻乃免抵都
告貸親友經營載餘頗獲利重價市駿馬
朝夕馳騁人問其故不答歲暮乘之東返
復夜過其地見一婦徘徊月下詢所往以
失路告策馬近視即昔年泣路婦也乘間
挾之起累騎而馳比衆躍出已奔騰十餘
里追莫及矣途間詳誥姓氏始知即其夫
飾之以行魚局者年來過客受其害不可
枚舉婦亦耻覩顏為人餌願隨杜歸遂納
為妾不^復北上矣

編

海族異類

大魚 巨蟹 蝦 鰩 鱈

沙

余家瀕海康熙中有一巨魚隨潮至潮退
不能去遂死砂磧長數十丈高三丈許鬚
鱗完且而兩目無珠村民駕梯而登爭取
其肉數日方盡目眶可容數人有失足墜
其中者幾溺死魚骨大於梁刺粗於椽里
人取以建廟或曰魚得罪龍神因抉其目
或曰為巨蝦箝去未知孰是又村人泛海
曾見蟹大丈餘螯如巨椽尾舟而前舵師
戒勿言急撒米海中久之乃沒又有遭颶

風入大洋遙見檣桅林立以千百計意為
泊舟處也捩舵往將近絕無舟楫惟檣植
立水中舟子大驚曰此蝦鬚也觸之口粉
矣

物反常為妖 西瓜大桃

寧夏某堡產西瓜味甘美甲於他郡有某
姓種瓜十餘畝內一最大者視常數倍驚
喜以為神佑早獻某紳家先是某鄰人早
起見巨蛇伏瓜旁瞪目凝視瓜棚之然墮
之長大可合抱蛇始去鄰奔至某家以所

見告弗之信適紳聞鄰人語不敢嘗啖犬
之斃哄傳遠近謂某堡瓜有毒相戒不食
而瓜業遂廢又某邑民園中結一桃大如
斗毒摘以食夫咽未半仆地而絕姑毒夫
控官廉其性往驗之樹去牆尺許適風吹

桃枝拂牆者再當其拂處露微孔掘之有
巨蝎匿於內乃悟其冤而釋焉余家人自
楚回云於黃河岸側見高粱一本粗如拱
穗婆娑四垂士女觀者相望於道物反常
為妖或俄毒物伏其下如前蛇蝎之類

有 蠍 情

魚似鵝形

予邑之朶山下漁人網得一魚首稜似鵝形雙目閃爍若向人乞憐者異而放之其去如矢甫及波心霹靂震耳海濤山立魚陡長數丈回首向岸叩謝者三乃鼓鬣揚鬣而逝後漁人每舉網必得魚稱小有焉

燭火吐穗

燭花吐穗

晉藩朱公一蜚好秉燭寢竟夜凡三易率

為常乾隆辛酉調任楚藩起程前夕燭焰結花大如卵火光高數寸東方既白含葩吐穗熒煌如故詢諸僕從燭猶昨夕所燃並未更易親朋稱異咸賦詩紀瑞無何被議尋歿語云反常為妖信哉

終南山石洞

終南山有石洞當亢旱時村民設壇祈禱必於洞中取水雨乃降洞在山之麓狀類井兩旁梯磴歷三即就石鑿成者衆挈瓶秉炬而下歷百餘級始達洞底舉火燭之

旁竇高三尺許進不數武復一竇且其前
低僅尺餘蛇行乃能紆曲奧折高低不一
而森寒逼人炬搖欲滅約行一晝夜忽
平坦軒豁與夏屋等四圍石壁光潔如削
中構一殿鑄鐵佛三殿後有聲甚厲怒號
不絕跡之得巨穴聲自穴中出或投以物
卽有迅風捲之而起相傳龍潛其下得雨
後必返水於此否則後雖祈請不復驗殿
前兩壁各有清泉一股左右噴激往來如
織又如素練之橫且空際茅見晶光迸射

曾不墜溢涓滴取水者挈瓶於首望前跪
視移時有水如珠墜瓶中頃卽泓然滿矣
急起以絮塞瓶口持之而出比至洞外已
陰雲四合油然欲雨及入壇則滂沱立霈
矣

東珠

康熙中長安肆客貨一皮毬大如鵝卵縫
紐周密搖之窸窣有聲莫知其用經年無
問者有西賈見之撫弄不已叩所值客察
其異詭之曰十金賈曰當如數客益驚大

售

言曰、適相戲耳、非三十金不可、賈亦無難、色既賣、客曰、吾以此博、公多金、勢無悔理、公幸告我、賈曰、此東珠也、舟行恐為蛟龍所攫、故藏之皮中、以韜其光耳、

摺疊鏡

予堂兄某、宅傍有墳一區、前明周千戶墓也、後嗣式微、遷移祖墓、得一鏡、可以摺疊、舒之鏗然有聲、芒鑑毛髮、求售錢數千、兄以其墓中之物、却之後、不知歸誰氏、

醫術神效 浴酒

次

通州賈人某、性嗜羊、夏日啖食過飽、復飲冰水一盃、旋即卧病、狀似瘋痰、而脉理則非、羣醫束手、後一醫至、詢知致病之由、乃命取佳釀十餘罈、煮數沸、傾浴器中、昇病者^坐浴、冷即易焉、凡數^劑、通脉汗淫、下移置衽席、須臾蹶然起、平復如常、或問医道何術、神效若此、曰、多食羊肉、為冰水所凝、胸膈閉塞、故病、今得酒氣熏蒸、汗出則滯、化而疾瘳矣、何神之有、

誤視虛証

江撫某公太夫人夏日染急症危甚延醫
診之云年邁表虛服參桂當立愈僕司煎
劑捧獻行數武忽躓而藥傾焉惶懼莫措
憶肆貨香薰湯者色頗類市以進飲之而
愈撫軍厚酬之醫揚々有德色僕私曰盍
分惠否則漏言醫醫驚愕僕告以故乃分給
焉蓋偶中暑氣醫誤視為虛症也

藥性制毒巨蠍

某山蹊有石卧道左或偶近其旁輒青傷
遍體叫號而絕衆莫解其故適一叟負椒

囊過而憇焉見者驚相告語叟曰坐此已
逾時矣何害其發石驗視有尺餘巨蠍死
焉向者皆中其毒椒性辛辣足以制之耳
又某村寺宿者多死漸致頹廢有雄黃賈夜
行失道入而假寢黎明見佛口中有物蜿
蜒垂下諦視之蛇也蛇畏雄黃觸其氣遂
酥軟不能動鳴於衆拽出撲殺之

江南方別駕鳴夏雅燮手談廉熙

海上方

小兒號為啞科、調治頗難、遇僧人^授梅上方云、小兒三日後、取雞子白、粘擦前後心、手心、足心及兩肩井穴、各十數、遍見有黑絲、即用尖鑷、拔出、以不見為度、可除一切胎毒、驚風等症、出痘亦稀、試之頗驗、

婦產肉毬

天津某氏婦、臨^蓐一肉毬、旋轉不已、夫以為怪、埋諸郊、踰年復產、如前、剖而視之、儼然嬰兒也、哺之成立、^或登賢書、紹興伊友

塾云、其婢^之父、亦生肉毬、中剖之、得活、初家饒裕、及其長^也、田產蕩盡、鬻及子、其為

虎為獨角獸所戕

有樵子入深山、遙見虎啣一巨鹿來、急升大樹、匿焉、虎置鹿於樹旁、徑去、樵者下取、鹿藏深草中、復登樹、以伺、頃、虎道一獸至、高二尺許、獨角上、豎目閃閃、如電、雄猛異常、即蹲踞樹下、虎左右覓鹿、不得、窘甚、獸長吼一聲、響震山谷、虎齧棘、叩首、獸復吼、虎跪其前、獸以角剔虎胸、剖然中解、乃吸

盡其血徐了而去樵夫下樹負虎鹿歸

~~財物化~~
服砒授方

某郡劉某遇僧授海上方多效其解砒毒尤為神驗戚某屢求不與啣之乃置酒延劉食畢局其戶謂曰爾已中砒毒矣速語我方為爾療劉不信頃覺腹中潰動乃曰何惡作劇如是可疾取白礬三錢戚如言取至調水飲之立解因惡其吝也榜其方於通衢又某治跌打損傷多効亦不肯輕傳

効

於人有竊得者曰係紅沙瓦器擊成碎片夏日浸溺桶中三伏後火煨而淬以醋研末冲酒服之未知然否

~~王太史甫堂生不偶~~

王太史降生不偶

金壇王太史肯堂太夫人結縵載餘即獨處別院持齋供佛非逢令節希會其面重午封翁載酒往日夕將返雷雨暴至中夜猶未息乃寢焉有孕惡其穢以二丸藥墜之夢金甲神謂曰此將來良相妄行損墜

夏別駕以酒為命 酒虫

雍正初、淮安高堰別駕夏某、以酒為命、每對之、輒忘寢食、一日同人宴集、席間多冠裳輩、頗為儀文所拘、不能暢意、垂頭而睡、忽鼻孔有物、隱約欲出、色殷紅、甫及寸許、旋縮入、衆潛立以伺、物漸蜿蜒、下垂、徑抵盃中、飲而某、鼾齁不知也、衆以鉗拽之、出、某大呼、暈仆、衆救醒、視其物、長尺許、形類蛇、燭之中、有黑絲一縷、懸之、簷除血點、下滴、移時、乃一髮爾、或謂誤吞髮之連蒂者、遂

成此形也、自此涓滴不入口矣、

醉後成胎產子骨軟

南陽某大守、子生而骨軟、苦患癱疾者十餘歲、猶溲溺需人、醫藥罔效、有布商葉某者、言能療此疾、不須藥餌、惟取美酒數十斛、布列兒左右、煮之、歷三晝夜、兒起立、運動如常人、守厚酬之、詰其故、商云、我祖良醫也、嘗謂乘醉成胎者、產子多骨軟、須用酒氣、重^達四肢、以堅其骨、聞公素善飲、必犯此症、故依方療焉、

多目神

○清河翁令於磐言其祖康熙間任粵東學政時按臨廣郡親友閱^卷樓上夜將半燈忽青黯無光瞥見一物立樓^級側長丈餘滿頭碎光如星眩_了可畏諦視之縱橫皆目珠也衆愕然拳硯擊之倏忽而隱一老吏曰此多目神也向居此構見者多吉諸公其有貴人乎幕友後多尅達其叔藻亦在焉中雍正甲辰進士歷官按察使

李翁厚報送年

○浙俗除夕設饌於庭向空拜禱名曰送年有偷兒潛入富翁李某室思^竊取祭^物為度歲資甫入翁適出為所窺詰之以實告翁惻然餉以酒食賜金而遣焉越月翁晨起有懸魚門楣間後每日皆然不解所自載餘乃絕洎翁七旬誕辰親用畢集閭人報有義男某偕婦來稱祝者閱其物頗豐而姓名非所素識呼入叩之囁嚅不能對賓散後乃曰余即昔年恩釋之人也感公高誼改行捕魚頗得微利曩門首之魚即我懸

也一日黎明見廿尸掛門左意必有陷公者因移置郊外自是不復懸魚數年來畜積漸饒遂成家室今值公慶特冒義來謝大德耳公恍然悟遂相歡好如骨肉云

高公指画神授

少司冠高公其佩善指画冠絕一時而畫虎尤為奇妙嘗蓄髮寸許布紙於案以頭濡墨濡任意塗觸頃掃筆成之神采飛動識者珍焉公自言初不解画一日染病昏卧見老叟謂曰子前世畫師也合以画顯

引至一處疊嶂飛泉迴非凡境而烟雲竹樹奇歎珍禽變幻出沒目不暇給老人指曰此画中画也為之剖析元微言下恍然頓悟老人曰藝已成可歸矣覓舊路回候已抵家而醒自後隨意命筆若有神助焉

四面佛

武昌郡東關外四面佛寺壯麗宏敞創自前朝蓋數百年香火也佛像高二丈許鐵身銅首其首四圍皆具面目因以四面佛名下畧

收荒

江寧貧民無他貿易，攜衣襟貯炒豆其中，沿街叫喊，易散壞諸物，名曰「下畧」。

過癩

粵東某府，多癩疾，必與男子交，移毒於男，乃無患。俗謂之「下畧」。

精於術數

寧海張某，精術數。鄰人買陶罌，數事，問曰：「此物成敗亦數乎？」張曰：「云應壞於來春某日，時鄰人乃藏罌壁中，外封以泥，嚴戒毒。」

擊無得動，屆期謂張曰：「子言不驗矣。」吾罌固無恙也。張曰：「衆目未覩，真偽奚辨？」某啟壁出之，有巨蠍，緣罌旁螫其脂，痛甚，失手墜地，片_了碎矣。

高西園題瓢

膠州高西園先生，博學多才，尤好鐵筆。每為識者所賞，一日偶出，遇乞而瞽者，持一瓢，手氣浸潤，光瑩耀目，高呼至家，賜以酒食，濯其瓢，書云：「黑地昏天，前路茫茫，著脚難_莽，天涯叫不出一碗。」王孫飯，即為鐫刻。

命持去語句風雅刀法秀勁好事者爭相
傳玩瞽借是日得一飽而高時加^憂後瞽
歿為買棺葬^焉一^名瞽者來適僕婦夜產
一兒高心悟其故取名瓢兒比長服役恂
謹甲諸僕晚年高得^痲症動止倩人瓢兒
朝夕扶掖不離跬步深得其報云

雷影

江夏有村人子性頑劣惟事飲博其父老
且病毫不顧養雪夜父出如廁失足陷溝
中割甚呼子扶救子高卧不起声徹四鄰

衆聞之掖歸病劇而歿後子每食輒見蛆
蚓盤盂內驚擲之另易他器皆然不解其
故識者曰此雷影也不早自懺悔天譴難
逃矣弗聽一日郊行忽陰雨四合轟然有
声震斃於路

呂氏產烟

余邑劉公村有呂氏婦者懷孕經年腹^大
斗臨產夕烟氣彌漫異香滿室頃之烟消
香燼而腹^大空如矣

李杜死狀訛傳

新舊唐書皆載子美客耒陽以啖牛炙白酒一夕卒考之杜氏年譜並無其事按元微之撰子美墓誌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而呂汲公亦云夏還襄漢卒於岳陽足為確証劉斧撫遺小說謂子美來耒陽醉宿酒家江漲漂歿元宗詔求之甚令積土江上奏子美牛酒飲死墓此以應詔史氏不察沿其謬載入本傳誤矣至太白卒於當塗李陽冰家墓於謝家青山史冊昭然捉月騎鯨之說不知何據子美懷

李白詩有應共冤魂語投書贈汨羅及夢李白詩水深波浪濤無使蛟龍得句疑當時必有舛傳太白墜水死者故子美云後世或因公詩附會耳夫李杜齊名為祠壇之冠其歿也也訛傳亦復相同誠足異已

潼關四扇

唐人日出潼關四扇開句先哲聚訟紛々鮮有定論乾隆甲申秋予赴甘省過潼關々有東西兩門裴晉公破蔡州回東西門俱闢故云四扇也

矮人

予從姪某於濟南旅店中見有^持小木合籠者、
蔽以紅幔招搖索錢欲觀者投錢畢始啓、
幔呼之乃一矮人長六寸許額下垂白鬚、
數莖道裝朱屨徐步而出聲呼啞若蠅鳴、
不可辨詰以手揮之仍退入、

食風吸露之未確

古人咏蟬多以食風飲露為言温嶠賦飢
吸晨風渴飲朝露梁簡文詩乍飲三危露
及陸雲賦含氣飲露之類皆以蟬性清虛

不食故也余幼時愛蟬鳴曾捕數枚置籠
中懸諸風露處逾夕皆僵不解其故他日
納涼蔭下見一蟬踞樹不動諦視之樹皮
皸裂處有白汁沸出蟬以喙承其間若吮
吸者捕而得^之喙津津^之猶濕是知蟬固有所
食古人食風吸^露之說猶未確也

聲婦腹大血塊

平原有聲婦某氏夫死多年腹忽皤然若
受孕者而婦實無瑕可搗久漸大如甕翁
姑疑之婦飲泣無以自白就養壻家歷

數載腹大十餘圍、轉動俱須人扶持、既歿、棺不能容、其母以手撫之、覺褻衣中蠕蟲、蠢動、解視、有物飛出、類蝙蝠、蜻蜓者、約百餘、翔集庭院、撲殺之、血水淫然。

昭君餘韻所鍾

傳記昭君南郡人、今秭歸有昭君村、凡生母者、必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予宰當陽、去秭歸二百餘里、訪諸父老、並無灼艾之說、或往古有是事、亦未可知、但其地產母、恒白皙、多姿、殆亦昭君餘韻所鍾歟。

燈籠神

蛇
江夏山舊傳、夏夜更闌時、嘗有燈出現、由少而多、漸至不可紀、極土人呼為燈籠神。

划水仙

航海者、遇颶風驟起、檣柁傾折、智力皆窮、爰有划水仙之事、按水仙、洋水之神、莫詳姓氏、或曰帝禹、或曰伍相、及三閭大夫、靈異昭然、有求斯應、康熙中、王君云森、遭風折柁、舟復中裂、舟師告曰、惟一、一、一可免、乃披髮與舟人共蹲舷間、以空手作撓櫂。

勢衆口假為鉦鼓如午日競渡狀遂頃刻
達岸下畧

文人以耳為目 豺狗壓油

誌異編載山東一道通高麗中有二十日
無人烟祭山神求豺狗相隨遇虎溺其背
而虎肉即潰海旁居民無豆屬油不可致
有鳥如鴨自呼曰壓油土人捕得壓油為
供考山東並無陸路可通高麗惟登郡與
高麗一海之隔然海禁最嚴無敢私涉者
海濱離郡城四百餘里村落毗連產豆最

夥並無鳥號壓油且亘古無虎患豺狗亦
未之見余生長其地知之最悉說者不知
何據文人好奇以耳為目率如是耳

蛇蟆含水吐電

蝮 蝮邑書堂山在縣治西北二十里村人入
山採樵見壑中修蛇巨蠖含水而吐成電
頃黃雲起谷中雷声殷々電大如卵西梁
原二十里禾稼無存白之官值西北黃雲
起邑宰率武弁登城構檣礮擊之雲退電
止居人率以為法不復為患

彩罽

予戚張姓有祖遺一尺縱橫各丈許鮮麗
耀目伸之可長數丈縮之如故傳為前明
魏璫籍沒物乃祖得自京邸者後有人重
價購去稗史載倭船至浙貿易欲登陸衆
弗許倭持毡徑數尺謂衆曰但得容此足
矣衆易而許之及登岸伸之漸濶衆畢登
遂為冠足徵所載非誕

黑米

康熙甲子武昌郡廣福坊掘地得黑米十

斛堅如石炒研為末治隔症如神傳為偽
漢陳友諒積粟所又天門學官前明改建
北郭倉基地亦得黑米治疾頗驗乾隆丙
甲黃州重修郡學疏濬洋池底積米甚夥
色似漆而堅治病効如前人爭取之太守
王公廷棟恐係前人鎮壓禁而掩之

駝蛇書

吾邑蒙師某得駝蛇書藏篋內徒俟師出
啓誦之忽見蛇無數啣尾而來驚悸莫措
蛇漸逼近窘極躍几上蛇還繞其下衆驚

告其師、至曰、此不知遺法也、吾在外、不能施書、數語、於衲衣上、謂曰、誦此可望活、不然、將及我、擲與之、徒未及接、一大蛇、昂首吞、師狂走、徒皮骨盡化血水、溜、而已、

稻穀佛

蕭刺史丹山家藏一尊、頗有神工、係稻穀雕成者、中坐一佛、二侍、拱立、鬚眉如繒、其佛合龍、即稻穀之半、佛光即稻芒也、

壳

一猪二熊三虎

獸莫猛於虎、施則不然、民間有一猪二熊、

三虎之謠、猪有羣、有獨、羣者、年未深、無大異、獨者、經數百年、無可羣、而羣亦莫敢近也、合抱水、啣如拉朽、大石擊之、立碎、虎豹遇諸塗、咸避去、莫敢與鬪者、

洞流五色圓石水晶

施南大田所牧馬洞有泉、每日流出五色圓石、數牧居、民拾之、次晨亦然、又野貓洞、經水漲退時、流、出八方水晶石、現山水人物諸狀、通天洞、泉中亦有類此者、

周元錢治

順治初、孝感多病瘡、或於古錢中、檢周元通寶一文、持之、即愈、遠近喧傳、每文價值制錢一緡、

叭叭魚

余鄉居、夏日散步河干、見柳枝垂蔭波間、游魚往來、噉喋、有柳影垂淵、魚上樹、句蓋比也、及作史、楚北、聞恩施有魚、四足、作小兒啼、能陸行上樹、名一、一、世講歐陽定庵云、東陽亦見此魚、事信有之、

旱龍

滇南有物、名一、一、鱗甲備具、類四足蛇、逢旱則見、余友奚君寅、乾隆戊子、于役永昌、一日山行、天將暮、遙望^叢山、半空巨石、長一平台上、螭形拱立、約長丈餘、疑好事者鑿石為奇觀、輿人曰、向未曾有、乃相與趨而前、離半里許、螭形者忽張口如甕、其色殷紅、躍起尋丈、竟入松嶺去、從人相顧、眙眙、比宿逆旅、土人告曰、此一、一、也、觸人立死、

古人咏物之工
慈竹

杜詩隴竹和烟滴露梢竊疑竹難稱梢又
何必隴地為然晤施南鍾郡佐偉云其地
有慈竹笋^{出高}與林齊籜全不解彎了一
線如弱柳垂絲經雨三月方得擗次年始
見枝葉又山深多露傍午露珠猶滴於此
見古人詠物之工

經驗二方

予宗人魯山被酒仆石而額俱傷血流不
止或傳水磨橄欖汁塗之信宿而愈毫無
痕痕武昌范尉弟沸瀉傷臂皮盡脫晝夜

脫

呼號百方莫能療者有老叟謂曰非貓頭
骨煨灰敷之不可如言治之痛立止經宿
結痂三日後痂落完好如舊二方皆醫書
所不載錄之以備用

雄鷄腹內有小雞

卽墨楊官家畜雄雞有年一日殺之宰客
擲地騰翅而起斷其項復飛立屋上執而
剖之腹內一小雞羽毛豐滿與大鷄同其
家後亦無他

雄雞卵治聾

古北口叭噠嶺有喇嗎令巡檢張某市雄雞卵張笑曰雄雞焉能生卵故相難耶曰非也俗有斯言即有斯物第覓之可得也張漫應之語其役之曰聞前村民畜雄雞連生三卵衆以為不詳軀異而藏之命役取送喇嗎收其一給價五十金張詢所用曰能醫眼疾年遠瞽者得其汁點之即復明與空青同

兩龍遊戲

休寧小東門崇壽觀建自前朝殿柱雕金

崇
龍二爪鬣如生他日住持外歸瞥見觀前池內兩龍遊戲奔告衆視無所見入觀殿柱兩龍水淋漓若蠕動狀無不駭異恐為^崇為用巨釘之血汚滿柱乾隆甲申觀重修血蹟乃現

此條與東穀山佛殿中左甚五郎所雕之龍略似矣

願以質庫酬大德竹烟管治損疾

新昌張姓茹烟管四十餘年色如漆而光可鑑珍同拱壁雖戚好不輕假也母病無

藥餌資質錢二緡典主子患損疾諸藥罔效或謂非多年竹烟管不可治遂取張物截數寸煎湯服之愈他日張來贖怒欲訟典主謂曰兒疾賴君物獲瘳雖萬金所不惜願以質庫酬大德可乎張歸告母喜病亦瘥

畫虎

善刀筆者楚俗名畫虎取虎噬人意下畧

手生股間足長肩際

雄縣蕭姓甘手生股間長肩際步履以手

飲食以足甘工不異常人家頗豐父榜門曰願聘者分產之半甘聞泣曰天降廢疾信知前因削髮空門以消夙孽父母不能阻聽獨處一室恪守禪規二十餘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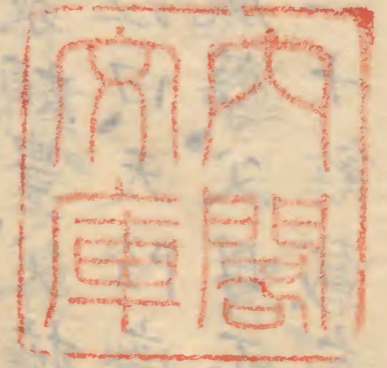
舌生白肉線

黃陂農人舌生白肉線數縷痛楚廢食飲醫皆不解其症有搖鈴市藥者曰是不難令病者脫俯臥取燈火按背穴灸之每灸一穴舌線即落一莖遍灸之線盡落立瘥

石具石形

蟾

江夏大東門洪修院有石長七尺寬四尺
有竒中具蟾形宛然如生順治初掘得之
牆基下一日忽移觀外衆與入次夕復然
如是者數道人鑿池畜焉不得出康熙中
牛公撫楚製欄杆為衛云夢蟾求之者



是亦樓雜抄七止

